春秋分記

二八

三世莊十五年曲沃武侯并晉先晉遂絶僖二年

始見于經晉初都晉陽今太原府陽曲縣穆侯徙

都絳孝侯改絳為翼曰翼侯在春秋前至武公自曲沃

徙都復謂之絳今絳州翼城縣成六年景公又遷

於新田今絳縣

鄂侯　哀侯

小子侯　侯緡

武侯　獻公

今乃助曲沃伐翼附臣伐君殊非天討君臣之綱亂矣

傳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哀侯 名光鄂侯子隱五年周桓王立之明年改元至桓三年為曲沃所獲四年曲沃伯稱弑之在位九年

桓公傳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

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文侯子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桓叔子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莊伯子伐翼次於陘庭韓萬莊伯弟御戎梁宏為右逐翼侯於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

桓公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冬王（桓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傳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武公

名稱先晉稱侯之曾孫曲沃桓叔之孫曲沃莊伯之子自莊公十五年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為晉侯於是盡併晉地從都絳翼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先晉而代之凡六十七年武公代晉二年卒

莊公傳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僖王就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晉武公以師伐夷殺夷詭諸詳見周

獻公諡法博聞多能曰獻名佹諸武公子莊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僖九年卒在位二十六年

莊公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傳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子孫强偪公室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傳二十四年秋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為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啟文公晉其血食哉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蒍為大司空夏士蒍城絳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傳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詳見虢）

傳二十八年晉獻公（武公子）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納女於人曰女眤據切）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二五皆獻公大夫賂之為耳目）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狄地曠絶）於晉

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

閔公傳元年冬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將下軍）先為之極

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震變為坤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兄長之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衆歸之坤為

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呂祖謙曰里克之意謂戰敗則害太子戰勝則必中驪姬之讒此所以請君舍之克入告君之言既

計未必行令優施聞里克之言遂告驪姬姬聞中立之言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載本末初不同謀殺申生但著優施之教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見當時姬憚里克克若能守正不懼殺申生謀必不成克既説中立可以自免驪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憚雖不須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墳(音憤)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禮記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

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新注檀弓所載與左氏事同然曰君安驪姬只一安字與左氏遠甚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冬晉人執虞公

傳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初晉侯

晁補之曰士蔿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子皆無罪而以為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賢乎當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啟禍不然知三年將尋師焉則無築可也築而不慎坐觀晉隙若非已任者而退有後言以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預為臣不忠慢君誤國其罪大矣恐後之人昵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

者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經八年夏狄伐晉傳見狄

經九年秋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九年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宰孔遇晉侯曰可無會

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詩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抑詩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禮記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

名夷吾獻公子小戎子所生僖九年里克殺奚齊卓子惠公自梁入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三年卒在位十四年

僖公經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

伯曰吕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不從

不與秦賂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

泠至報問且名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

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

秦鄭子之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

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平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

誰能出君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傳十一年春晉侯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襄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傳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

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
欲為其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
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經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音基年將有大咎
幾亡國　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
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踐厭也厭突之夢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若耕切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

恐國人不從故先賞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為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音荒也女承筐亦無貺

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呂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

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晳（晉大夫）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藺敏脩曰惠公背秦施而乘鄭駟慶鄭諫之善矣

傳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

傳二十二年秋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秦所妻子圉懷嬴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狐偃趙衰賈佗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

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懐嬴與焉子圉妻奉匜音移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藺敏修曰秦伯納女五人懐嬴與焉晉侯受之獨何心哉以禮辭之烏知其不反故夫懼不克而容為權者小人之事也

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內不能
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絶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
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晉人戴之遂霸
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是以主盟中夏幾
二百年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豈非積
之有厚薄故耶

傳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襄王）狐偃言於晉
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殺之于隰城　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

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

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晉伐鄀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

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　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

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不臣取二復曹衛以為已功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

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巳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此是攻瑕）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

自謂黠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何所受怨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死所也哉若恥無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兕虎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

狼瞫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書士縠堪其事也

石季長曰內書公孫敖外書晉士縠政在於大夫
可見矣垂隴之盟按左氏則公猶在晉處父在晉
盟公公孫敖在鄭盟諸侯君弱而臣強可知也左
氏貴士縠之堪事宜辯疑削之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秦人伐晉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已
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

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晁補之曰趙盾為政而賈季專立公子樂乃不討又擅殺陽處父亦不討僅得歸罪續鞫居異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無愧於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無政莫甚焉